

忽然想聊“名人之后”的话题,乃因某件小事触发。有两位名人之后向拙刊投稿,分别撰文回忆父亲或祖父,可字里行间没有一丁点稍有人情味的细节,几乎都是史料堆积,一看就是书上或网上扒来。我便纳闷:身为名人之后,纵然谈不上朝夕相处,也总比外人接触机会多,你描述几个外人不知的小细节呀,即便够不上微言大义,至少气息生动,让读者产生亲切感,你的独特身份和独特描写才是优先录用的保证啊。你倒好,洋洋洒洒全是悼词一般的口吻,冷冰冰的毫无温度。这样的所谓回忆,一搜就是,要你写来作甚?

倒是与其父或祖父不甚相干的作家艺术家,同样写这两位名人,读起来酣畅淋漓发人深思。其中一位作家甚至都没有和所写名人有谋面之缘,只是因为经常路过其故居而心驰神往,遂将掌故和心得共汇一炉,看似旁征博引东拉西扯,却把对名人的怀念写得颇有深度。你说作为编辑,优先录用谁的稿件啊?当然只能婉拒名人之后了,哪怕他不爽。

工作的缘故,与够多的名人和名人之后相往过从,渐渐发现一个规律:绝大部分名人之后对前辈的事业所知寥寥,更谈不上情有独钟。他们有的到了中老年,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名人前辈是一座宝藏,遂开始搜集整理往来奔波。但是看着他们跌跌撞撞的样子,显然不是从事文字规整和润色的合格之才,更遑论独具特色。不免心下慨叹:后继无人也。想想也很正常,所谓名人,或在外人眼中光可逼人;而于家人,他们只是一具吃喝拉撒的俗身,身上还有不少臭毛病,其家中地位或许还不如家庭主妇一言九鼎。尤其是政治运动频仍的年头,他们还可能成为灾祸的源头,家人避之唯恐不及。所以那份对名人的尊敬,在很多名人家庭是稀缺之物。一直等到云散雾开,名人的光圈才渐渐开始聚拢,家人才分享到部分余泽。可说到由衷的尊敬,家人鲜有发烧级的,往往就先天缺失了对名人价值的挖掘能力。

名人之后

刘巽达

常常生出这样的遗憾:为何名人之后很少有其父风范?长或相或许有所遗传,可精气神怎么相差如此遥远?有些名人之后天经义地受着荫庇,眼界在长,本事不长,看惯了大腕们的豪爽做派,便以为未来的人生也该是这个样子。殊不知荫庇其实是有限的,一旦大厦倾倒,余荫也就开始稀释,渐渐沦为破落子弟。我看到过太多的破落子弟,心想父辈的强大可能是双刃剑吧,很少有后代能未雨绸缪,总以为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
哪有享不尽的呢?金山银山也是经不起坐吃山空的,长本事才是唯一法宝。倘若珍惜先天优越的耳濡目染,时时做个有心人,那就比别人多一条捷径。惜乎很多名人之后并没有名人之才和名人之德,他们恐怕很难够到前辈的心灵窗口,很难窥探到前辈的真实精神世界。倒是对名人由衷敬佩的外人,因了与名人的心扉相通,了悟名人的内在价值,更可能

得其精髓和承其衣钵,成为其精神传人。

大名人士承父业者凤毛麟角,既与名人之后的眼高手低有关,也跟他们的不加珍惜有关。当然不能以偏概全,一竿子打落船上所有人,几代名人相映成辉的经典例子也不是绝无仅有。特别是戏曲名家,唱念做打全凭童子功,倘若不是从小手口相传,还真无法得其真传。然更多领域的大名人庶几都有隐忧,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乃是大概率事件。一些慈善家宁可将所赚银两悉数捐赠也不愿留给后人,即所谓“子若不如父要钱何用,子若胜于父要钱何用”是也。

不过想想大名人之造就,乃天时地利人和之奇妙碰撞,乃天才和天意之偶然牵手,实属可遇而不可求。故名人之后若是平庸也是人之常情,不可苛求之。只是内心窃窃有所不甘:倘有一脉相承的神似嫡传,足慰吾心也。

住于刚出壳的小鸡,小鸡也自然地钻进母鸡的翅膀。小鸡黄黄的绒毛,烘干了,一两天后小鸡全部出来了。母亲陆续地把小鸡放在另一个草窝保暖。

母鸡这才离开草窝,它自己胸部的毛也已脱得所剩无几,个儿消瘦了许多,下地也有些蹒跚,可它立即担负起教育和呵护小鸡的任务。它带领着一群绒毛团似的小鸡走出家门,它咯咯咯地呼唤着小鸡走向食盆,用嘴指导小鸡啄食,自己却啄旁边的粗粮,又咯咯咯地教小鸡饮水;还咯咯咯地左顾右盼等待离群的小鸡,悠悠地走向篱笆。篱笆下细小的白色荠菜花一串串高高举起,杂草间夹杂着蒲公英的黄花,母鸡悠悠地带领着滚滚的小绒团出没其间。这可爱的景象一直珍藏在我的脑海深处。



边看边聊

胞妹翁思虹原名翁思红,先外祖谢叔敬公为之易“红”为“虹”,释云:虹在天上喻志向高远,虹有七色喻多彩人生。可是因十年动乱,她连中学课程都没能实际学完,遑论高远理想。后来在静安区教育系统当干部,总算通过在职学习获得大学文凭。及至爱子成人,她产生继续学戏之意,问计于我。我便把当年马锦良先生送我的金言告之:“即使做票友也要玩出名堂。”从此,思虹就像先外祖公所希冀的那样,“思”起“虹”来了。

翁思虹的嗓音颇有天赋,大小嗓兼备而且挂味,幼年时跟先母学过老旦和青衣,还得到过关松安先生的指导。梨园谚曰:“千旦易得,一净难求。”我建议说“既然想学出名堂,那就索性学个比较难的”,她听进去了,于是改唱花脸。名净王玉田先生早年在海关票房与先父订交,欣然收她为徒。王玉田受业于李克昌,基本属于金少山一脉。起初有人不理解,我怎么会推荐自己的胞妹去学老腔老调的金派而不学时髦的裘派呢?这里涉及我对京剧教育的认识。

茫茫九派流中国,其源一也。我把京剧流派分为基础和特色型两类,以普适的流派打好基础之后,发展空间会比较大;然而若要在特色型流派的平台上再想追求个人特色的话,发展空间势必比较小。昔日周信芳不以自己创立的麒派教周少麟,而延请宗余叔岩的教师陈秀华、产保福、刘天红来为他开蒙,足以说明前辈对于基础教育的看法是一致的。我何尝不爱进化了的裘派艺术?但要学好一门艺术则必先知其渊源,筑好骨架,才能够有效进化。金少山是裘盛戎的师傅,取法乎上,有助于筑牢裘派艺术的基础。

王玉田先生对翁思虹的严格训练长达十余年。思虹曲不离口,勤学苦练,还曾练“云手”“山膀”“圆场”等,特制行头在舞台上体验。与此同时还向鼓师唐盛龙先生学习场面,成为锐铢演奏员。王玉田先生曾对我说:你妹妹有超人的乐感,还有一股痴迷的劲头,我教得很开心。翁思虹向王玉田学戏凡二十余出,先后荣获中央电视台京剧票友大赛金奖,担任“世纪裘韵赛”擂主。节目播出后不仅成为票友的谈资,也为行内人士所关注。

诚然,把王玉田这一路的花脸艺术继承下来,是具有钩沉意义的。本 CD 兼采花脸唱腔的调式和板式,风格多样,并附以铜锤花面的大嗓唱《望江亭》青衣腔的“游戏之作”,增其娱乐色彩。出版物以“妹妹花脸”为名,以寄托我和她的兄妹之情并概括其艺术特色。限于女性的生理条件,她的演唱尚不能在刚劲和壮阔方面与名家比肩,然而她却有与生俱来的柔韧和优美。原来裘盛戎就曾一度被讥为“妹妹花脸”,其实他这个“妹”字寓有比前人更柔和更漂亮的涵义。

“妹”而不“媚”,这是本 CD 的艺术追求。在临近退休的年龄段,执着的翁思虹成功地开发潜能,绽放了人生光彩。希望这个励志故事,能对业余爱好者有所启迪。

《《妹妹花脸——翁思虹摹王玉田唱腔》,上海声像出版社出版,本文为序)

翁思再

虹在天上 有七色



近几年来,美琪、国泰、黄浦、长江等这些历经沧桑的老影剧院都一一重新整修,闪亮登场。这不禁使我回想起虹口区也有不少老影剧院来。当我重睹电视屏幕上的老电影时,又怀念起那些年在老影剧院里看戏剧、看电影时的味道来。

从小在虹口区长大,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海宁路乍浦路十字路口的四只角,集中了国际、胜利、虹口、解放四家影剧场。这在上海滩也堪称独一无二奇观吧。

刚读小学时,母亲带我到国际电影院看的是黑白片《白毛女》,白毛女由田华扮演,陈强扮演地主黄世仁。我看到电影中杨白劳喝盐卤惨死,还哭了起来,恨透了地主黄世仁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国际电影院看电影。这家电影院有一千四百多个座位,却没有楼厅观众席。一年春节,学校组织我们观看《英雄儿女》,我军阵地被炮火炸成废墟,敌人成批蜂拥而上,王成“双手紧握爆破筒,怒目喷火热血狂涌!”高呼“为了胜利,向我开炮!”我们被片中惨烈的场景和王成的英雄形象深深感动和震撼!看完电影,走出影院,外面阳光灿烂,春风拂面,人们生活在幸福之中,

盆里的几棵荠菜开花了,勾起了母亲当年侍弄孵小鸡的往事。上世纪四五十代,农家饲养小鸡大多由老母鸡孵的,靠老母鸡带领的小鸡成活率高。孵小鸡往往在春秋两季,以春季为多,那时农家饲养的是纯种三黄鸡。一个宅子上有一两只大公鸡,那所有的母鸡下的蛋都可作孵小鸡的“种蛋”。母鸡生了两个月的蛋就需要“抱窝”。母亲疼爱孵小鸡,她在草窝内铺上稻草和棉絮做成一个保暖的“产房”,然后把近期的种蛋安放在窝里,一窝放二十个左右(视母鸡的大小而定)。此时母鸡也很乐意地伏在蛋上面开始了孵育下一代的伟大工程了。

草窝就放在我的床头,一是晚上便于母亲照看,二是惊蛰过后打雷是常事,如有“着地雷”会震候路过此地,剧场里不断传出观众阵阵笑声。五十年代,那家戏院经常有滑稽戏和地方戏曲演出,如《小山东到上海》、《三毛学生意》、锡剧《双推磨》、越剧《打金枝》、甬剧《半把剪刀》等。

这四家中,我最喜欢去的是胜利电影院。该影院底楼不设观众座位,而是售票处和观众休息大堂,二楼、三楼方是观众座席。电影院小巧玲珑,格外优雅舒适,在那里,我看了《星星之火》《宋景诗》《国庆十点钟》等片,《海魂》给我印象最深,赵丹、崔嵬、刘琼、王丹凤,还有牛犇等电影艺术家组成的豪华阵容,在电影中演绎了国民党海军军舰起义投奔共产党的精彩故事。

至于虹口文化馆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家电影院,虹口大戏院的原址。小时

大清王朝出现过和珅那样史上罕见的大贪官,也出现过汤斌那样史上罕见的大清官。百姓称这位工部尚书谓“三汤”:豆腐汤、黄连汤、人参汤。豆腐汤苦,人参汤既清又黄,是对这位清官个人生活清苦、为官清廉如水的高度概括。汤斌写过一首五言绝句《题画》:“秋林不厌静,高士自能闲。尽日茅亭下,开窗到远山。”初读喜欢,再读仍然喜欢,终于悟出“闲心”二字。眼前的画里,秋林静、高士闲、茅亭孤、远山在。坐在茅亭里的高士,若无闲心,怎能进入画境呢?此诗就是汤斌的“自言自语”,一种把自己放低姿态,一种自然清新的风格。

闲心

那秋生

忆当年虹口的老影剧院

曹振华

母鸡

沈联



母鸡

快三个星期了,离小鸡生成过程需 21 天的期限到了,母亲会时不时地掀起母鸡的翅膀查看每个蛋的动静。有的蛋刚裂小缝,有的蛋里小鸡的喙啄着把裂缝崩开,挣扎着探出它们的小脑袋,不一會兒它的身子全部地脱离了蛋壳。母鸡用翅膀盖

丽。据说周总理将此片介绍给外国友人,称其为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”。

离“东海”不远处有所东光中学,我姐姐那年在该校教书,我有时看完早课,就去姐姐工作的学校“蹭”午饭吃。出了“东海”,对面不远是大名电影院,那可是家首轮电影院,每月上映新片。附近霍山路上还有家东山剧场,我却未曾去过,只是经过那里看看橱窗内的戏剧和电影剧照而已。往前不远有家长治电影院。记忆中我读小学三年级,一个人从海伦路走到那里看《羊城暗哨》,女特务头子梅姨隐藏很深,直到尾声才隐形毕露,原来女佣人刘妈竟是女特务头子,出乎意料。片中冯喆潇洒干练的侦查员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经常在影片中演反派人物的著名演员于飞,却在此片中演起了正面角色公安机关的侦查处长。

虹口老影剧场还有不少,如国光剧场、嘉兴大戏院、群众影剧院、永安电影院、红星书场、邮电俱乐部等。承载了我们很多的人生回忆。

不舍的留恋

郑小铭



摄影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北郊一片荒地,每到周日,这里的牛羊大巴扎热闹非凡,它是新疆地区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。天刚蒙蒙亮,乡民们用拖拉机、大大小小的卡车把牲畜运到市场,可谓浩浩荡荡;牛、羊、马、骡被赶下车,拉上车卷起尘土,各种叫声此起彼伏甚是欢闹。

在羊群交易现场的一角,我看到一辆小卡车祖孙三人,把四五十头羊赶下车拴牢,小男孩今天跟着父亲和爷爷赶巴扎,他紧紧地倚靠在羊群旁,一个买主上前用手掰开羊嘴巴看看,使劲

顺着羊屁股摸摸,双手将羊托起抱抱,伸出手指与小男孩的父亲谈价、压价、成交、点钞、握手交易完成;在买主欲拉走这群羊儿的时刻,小男孩深情地抚摸一头干净漂亮的黄羊作最后的告别,被抚摸的羊儿眯起双眼,一动不动,温顺地享受着小主人的无限爱意,我把这一幕畜和睦的场景迅速摄入相机,至今难以忘怀,小男孩依依不舍的表情和那双抚摸羊儿的小手,那不舍的留恋竟是如此地美好。

牛羊巴扎是喀什人的灵魂,千百年来的传统交易方式延续至今,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赶巴扎,牛羊巴扎给乡民们的脱贫带来了希望,也给乡民们向往今后的好日子带来了希望。

七夕会